



悦读 滨州

文苑 影像 史志



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鲁北晚报

04-05

2026.2.4 星期三
责编：曹玉
邮箱：sdlbwb@163.com

想起母亲

□刘玉清



千年守望的草木情书

□于清东

无棣的风，携着渤海湾的咸涩，裹着旷野草木的清芬，在平原上吹拂了上千年。它不似江南风的柔媚，也无塞北风的凛冽，只带着鲁北大地独有的沉厚，日夜缠绕着于家村的“老公树”与李楼村的“唐枣树”。那皴裂的枝干，是时光刻下的年轮；那疏密相间的花叶，是跨越生死的信笺，在日升月落、星霜流转间，续写着一场草木为媒的亘古盟约。

暮春时节，桃红褪尽胭脂色，梨白化作阶前雪，枣花循着时序的脚步，悄然缀满枝头。米粒般的花苞细碎如金粟，点点嵌在碧玉般的新叶间，宛如绣娘以金线在青缎上织就的星子，饱满得能溢出蜜来。风起时，花枝轻颤，一串串小金星在叶影间流转明灭，暗香如缕，漫过田埂、绕着村落，恰应了“金盏缀枝桠，香风满村斜”的意境。唯独那老公树偏生执拗，开得一簇簇殷红如血的枣花，形似鸡冠，在苍碧枝叶的映衬

下，透着几分古拙的倔强，仿佛要将某个尘封的旧梦，死死护在枝桠间。

枣花的香，是经岁月窖藏的陈醪，纯粹得不带半分杂质。不似幽兰的清寒疏离，不似玫瑰的浓艳逼人，只一股清甜萦绕鼻息，丝丝缕缕渗入肺腑，三日不绝。成群的蜂蝶循着甜香而来，越阡度陌，在花丛中翩跹起舞，赴一场暮春的盛宴。唯有老公树的花前，始终寂寥无声——它空有嫣红的花影，却无半分蜜香，仿佛以这沉默的姿态，恪守着一个跨越百年的誓言。

这段往事，藏在于家村族谱的扉页，也流淌在乡野苍老的絮语里。明朝末叶，于家才子于英臣奉诏入宫，他与青梅竹马的李楼村姑娘唐枣花，本是天造地设的佳偶，早已约定中秋月圆之夜共结连理。怎奈皇命如山，离别之际，枣花泪落沾衣，泣声立誓：“炊烟起时，我在门口等你；夕阳西下，我在山

边等你；叶子黄时，我在树下等你……生命尽头，我在天堂等你；来生相见，我化枣树，仍在这里等你。”

造化弄人，于英臣在深宫高墙内耗尽心血，油尽灯枯，后人将他的遗骨迎回故土，次年春天，坟头顶端竟钻出一株枣树，枝干粗壮，只开花不结果，被称作“老公树”。

于英臣死后不过月余，苦候半生的唐枣花也在无尽的期盼中香消玉殒。次年春日，家宅后园竟破土生出一株枣树，枝干清逸如她生前模样，岁岁花开如云似雪。而那老公树，每逢暮春便驭风而行，越过村落的界限，飞向唐枣树的身旁。风过枝梢的簌簌声，是他跨越山海的问候；叶尖凝露的晶莹，是她未曾风干的泪痕，以气流为媒，以气息为讯，完成一年一度的无声探望。待到秋深，唐枣树枝头便缀满累累红果，颗颗饱满，凝着刻骨的相思，甜中带涩，是岁月沉淀的滋味。

数百载光阴流转，这两株古树如梁祝化蝶般，在鲁北平原上隔空对望。人们行经树下，仰见苍劲的虬枝与殷红的果实，便会忆起那段“生愿为连理枝，死亦作守望树”的传奇。更奇的是，每逢新雨初霁，两村之间的天幕上会浮现一道七彩虹桥。虹霓绮丽，横跨旷野，一端连着老公树的方向，一端牵着唐枣树的枝头。凝眸远望，恍若可见虹桥之上，人影绰约：于英臣白衣胜雪，唐枣花罗裙曳地，自两端徐步相向，每一步都踏着积攒了百年的思念。终在虹桥之巅相拥，衣袂翻飞间，似有隐约笑语传来。乡人皆引领指点，叹道：“看呐，是英臣和枣花，他们在天上团圆了！”

这段穿越生死的守望，在鲁北大地代代流传，化作一封永不褪色的草木情书，在岁月长河中，诉说着最动人的坚守与深情。

冬日的一次外出，我想起了母亲。想起母亲的时候，我在离家五百里外的高密市，母亲在她自己的家中。她从十九岁便嫁到那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从未离开过。

当一个用鲜花装点着的铝合金玻璃旋转门把我从凛冽的寒风中旋到温暖如春的五星级宾馆时，我想起了母亲。母亲一定不会过这样的门，她不知道怎样迈进去，再怎样把自己转出来，我能想得出她露出的惶恐和不安，就如三年前我把她接到县城，陪她逛商场时一样。

人头攒动的超市里，母亲在缓缓运行的电梯前犹豫着，不敢迈步，因为她不能确定，电梯上升的速度能否让她来得及把两只脚都安全地踏上去。等到所有的人流过后，我搀着母亲的胳膊，让她随着我的步伐和节奏一起踏上了电梯，即使这样，我仍然看到母亲脸上显露出了紧张神态。

宾馆大厅内轻歌缭绕，头顶华丽的吊灯闪烁着炫目的光彩，脚下是绵柔的地毯，踩上去就像走在小麦地里，不同的是，走在地里时会沾一鞋子土，走在这里却是纤尘不染。喜欢高雅、喜欢洁净的我们可能更喜欢走在这里。母亲却不一定。

我清楚记得，当年母亲走在小麦地里时，是怎样地坚实有力、气定神闲，那样一大片麦地，她不用做任何记号，都会准确无误地走进自家的地里。哪个地方地势洼，容易涝；哪个地方施粪少，土质弱，她看得一清二楚。她在里面秋种、春灌、夏收时，像一位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一样从容淡定。我不能想

象，母亲走在地毯上时，该是怎样一副样子？她会担心把地毯弄脏吗？楼道迂回，华灯绕梁，喷泉游鱼，这一切会让她眼花缭乱辨不清方向吗？她知道去哪儿找电梯门，去哪儿找卫生间，去哪儿找宴会厅吗？一旦迷失了方向，她也很难为情去询问，所以我猜想，母亲走在这样的地方会迷茫，会不安，远没有走在小麦地里沉稳、踏实。

宴会厅内，硕大的双层转动餐桌上铺着素洁的桌布和餐巾，精美的餐具里盛着各种美味菜肴，漂亮的高脚酒杯里盛有白酒、红酒和饮料。我因发表过几篇多少还能看得过去的文字，被高密的文友邀请到这里，在朋友们热情的寒暄礼让中，我们推杯换盏。当我拿着一张薄如纸片的小饼，依次把鸭皮肉、葱段、甜酱铺在里面，卷起来放进嘴里时，我想起了母亲。一种悲伤愧疚之情翻江倒海般涌上心头，竟让我一时无法自抑，赶紧低下头，用餐纸拭去。

母亲，我的七十多岁的母亲从未吃过如此高档的宴席。她没有多少文化，一辈子只会干力气活，没有人请她来这种地方，她自己也绝对不会花钱买这样的享受。因为她的钱挣得太不易，前几年，她给人家剪毛巾的时候，一个月还挣不到五百元。我能想到，那样的钱她花起来该是多么地小心翼翼。她吃过的最好的宴席应该是亲朋好友的喜事酒宴吧？随了份子钱的邻里乡亲围在一起，大声说话，大口吃菜，谈得高兴，吃得自在随意。

有一年中秋节，母亲和父亲来到城里办事，中午我领着

他们去了一家饭店。当我把菜单递给母亲让她点菜时，母亲犹豫了一下便放下了，对我说，要几个包子就行。我恍然醒悟，母亲怎么会看懂菜单上的名目呢？她不知道什么是地三鲜，不知道什么是鱼香肉丝，也不知道木须肉或者蚂蚁上树，她在家经常吃的土豆、茄子和青椒等蔬菜来到这里已经改名换姓。我只点了两个菜，母亲就忙不迭地说够了够了，她就是心疼我花钱，为了让她吃得安心，我就依了她，要了米饭和油饼。我知道，虽然是这样简单的一顿饭，父母却吃得心满意足，以为就是下了城里的馆子了，回家后一定忘不了和左邻右舍描述一番。

客房浴室内，当淋浴器中的水像雨一般从头到脚酣畅淋漓地喷到我的身上时，当我用宽大绵软的白色浴巾裹起舒爽无比的身体时，我想起了母亲。母亲不会调热水器中水的冷热度，不会用挂在墙上的吹风机，不会用塑料发罩，也不知道用倒过来的牙膏盖刺开牙膏。因为她没住过这样的客房。

母亲在冬天里难得洗澡，虽然炉火烧得很旺，屋里不冷，那也是对穿着厚厚的棉裤棉袄的母亲来说的。冬天里，我每次去到母亲那里时，还是要穿上她的厚衣服才行。在这样的温度里怎么洗澡呢？太阳好的时候，铝合金的前出厦里面就暖和许多，母亲用脸盆盛上一大盆兑好的水，然后湿了毛巾，从头到脚擦洗一遍。母亲说那样洗一点不冷，很舒服。母亲应该知道，还有好多更舒服的洗澡方式，只是她没有那种奢望罢了。人的欲望和幸福感永

远是成反比，欲望越低的时候，越容易寻到快乐，找到满足。

其实，在母亲的家里，好多地方都没有城里生活的便利。比如冬天里洗菜、洗碗、洗衣服的时候，要往冷水中掺上热水才敢下手去洗，用过的水还要倒在一个专用的废水桶里，再提到大门外，倒进水沟里，一天要倒好几次；比如说炒菜的时候，锅碗瓢盆、葱姜蒜末什么的，要从北屋端到西屋，再从西屋端到北屋，来回要跑好多次；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不管多冷多黑，都得跑到屋外的茅厕里……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否合适：农村生活就像手写汉字，少写一笔都不成；城市生活则像用电脑敲字，很多时候你不用敲完，就会提前成型。可是，即便手写汉字是繁体的，那又怎样，母亲照样写得认认真真，几十年来，一撇也没少，一横也没丢。

我有一个梦想，挣足够多的钱，在城里再买一所房子，让父母搬来，让他们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可是我到底也只是做梦而已，随着房价的不断增长，我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我只能把它藏在心里，没有人知道。我想即便母亲知道了，也不会责怪我，因为，她从来就没想过要离开她的家。

母亲就像田野里的一株庄稼，已经习惯了四季的风，习惯了大地的温度。一株庄稼是渺小的，无数株庄稼站在一起时，足以谱写出大地上最撼人心魄的旋律。